

离开老家为子女带娃,问问老人——

# 新城市新生活,您还适应吗

时代的发展加速了人群的流动。曾经是儿女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求学生活,当他们扎下根后,不少老年人为照顾幼小,同样也随之来到了新城市,过上了新生活。

老人们双脚迈进城市,将面临怎样的境况?记者在调查中发现,不少进城老人在含饴弄孙之余,或多或少面临着一些烦恼,值得社会各界予以关注。



## 人生地生不自在 心里有点空落落

“妈,我工作忙,来帮着带带孩子吧!”接到召唤,57岁的李秀芬赶紧从东北农村赶到了紧邻北京的河北香河县,住进了这里的高档社区。

64岁的王建国和老伴儿也收到了儿子发来的“求救信号”,从唐山市的乡镇来到秦皇岛市中心,住了下来,正式加入“育孙大军”。

同样的,来自湖南一个小县城的张春芳,在女儿毕业成家、自己退休之后,也来到了女儿居住的广州,帮忙带孩子。

跟儿女一块住,三代同堂的喜悦劲儿过去之后,老人们感到还是有些不适应。

在老家,李秀芬的农家小院里生机勃勃:黄瓜、豆角长得壮实,鸡鸭活蹦乱跳,自给自足。5间敞亮房,大炕随便躺,“想干啥干啥。”而来到城里,李秀芬住进了小屋,还必须自己外出买菜。菜价高不说,有时候还得刷二维码。头一回,李秀芬还纳闷:“啊?刷什么‘马’?”

快节奏的生活,也让王建国老两口有些跟不上。原本退休在家,每天只需要摇摇扇子、遛遛弯儿,可现在却从早忙到晚:做饭,给孩子穿衣裳,接送孩子,买菜做饭,给孩子洗澡……“总之,是到什么点儿,就得做什么事儿。”王建国说。

表面上是忙起来了,心里却空落落的。李秀芬说:“原来在村里,哪家哪户不认识?打个招呼,就进屋了。谁有难事,大伙都来帮忙。现在,小区人也不少,但都不认识,想搭句话都难,心里还真有点憋屈。”

孤独感同样伴随着王建国夫妇。“和原来的亲戚朋友没法走动了。有时候实在想念,只能打电话。但也不能总打,怕人家烦。”

至于张春芳,则要忍耐与老伴儿的两地相隔:老伴儿觉得大城市住不习惯,不如县城里自在,所以每年只到广州一两次。女儿女婿上班、外孙去了幼儿园后,孤独感难免油然而生。“这里和老家实在不一样。小区很大,去超市买菜都要坐车,去农贸市场就更远了。”张春芳说,再加上语言不通,她的活动范围很少出小区的大门。

据广州市相关部门统计,目前在广州的60岁以上流动人口有13万左右,约占广州60岁以上总人口的一成。多数老人来穗,都与照顾子女或孙辈有关。

## 生活习惯不一样 育儿观念有碰撞

除了生活不适应,进城老人们还要面临一个小障碍——与儿女共处时的各种“碰撞”。

王建国退休前是一名医生,老两口平日里饮食偏素,注重养生。但儿子却对这些“养生之道”满不在乎。“他们平时净喜欢吃炸鸡腿啊、小龙虾啊。让他戒烟,也戒不掉。一说他,他就反驳说‘谁谁抽烟也活到将近100岁’。真是没办法。”王建国说。

老人们过惯了节俭的日子,与孩子们一块生活时,常常陷入“扔还是扔”的烦恼中。

李秀芬的儿媳常觉得一些东西

没啥用了,占地儿,想给扔掉,但每每被李秀芬给拦住。有时候,儿媳趁婆婆不注意或是不在家,抱起那堆“破烂儿”,赶紧往楼下垃圾桶里送。可是前脚刚一走,婆婆就发现东西没了,便往楼下跑,把扔掉的东西又给捡回来了。“就说那大缸吧,不养鱼,还可以装点米面啊啥的,咋能直接扔了呢!”李秀芬埋怨道。

最容易产生分歧的,还得教育儿理念。李秀芬对孙子百般疼爱,孙子要是不小心碰到了桌子角,李秀芬必然是对着桌子又打又骂,“这破桌子,让你绊我孙子!”对于这种教育方式,儿媳深感无奈:“感觉不利

于孩子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念。”但李秀芬也不甘示弱:“你老公当年就是这么带大的!”

当然,老人们有时也得选择忍气吞声。“毕竟人家是让咱来帮忙的,不是来找事儿的。不过,总被说得不对,咱心里也没那么痛快。”李秀芬说。

对广州的张春芳来说,两代摩擦则相对较少。“女儿女婿上班走得早,下班回得晚,一天见面时间也不长。没我这个外婆在,这小外孙还真不知道咋办。”张春芳说,现在小两口还有了要二宝的想法,她听了非常开心,“得继续当他们的坚强后盾。”

## 融入社区心欢畅 异地报销帮大忙

一口外地腔的李秀芬,找社区里的人搭话时,总有些放不开。“但一直憋着,也不是事儿啊。”

在东北老家,李秀芬平日里喜欢看二人转。在社区干部的介绍下,李秀芬加入了小区的秧歌队,每天儿媳下班回家后,她就有了自己的时间。点儿一到,拿着舞蹈扇子就下楼。“还真别说,穿上这秧歌衣裳,马上就有融入大伙的感觉了。”李秀芬说。

王建国和老伴儿也在为融入社区一点点地探索。这段时间以来,他总结出了两条自己认为很适用的规律。

“一个就是以孩子为桥梁。”王建国说,大人们带着小朋友坐到一起,就能打开话匣子,“还有一个就是以社区事务为平台,去发挥余热。当自己被需要了,心里就有满足感了。”

王建国主动联系社区,参与了党日活动和民主生活会,还参加了社区的“三方联席会”(居委会、业委会、物业),为社区建设献计支招。

“大家对于老同志的意见,还是很尊重的,会让你感觉自己就是社区的一分子。大伙一条心,非亲胜似亲嘛。”王建国说。

在保障上,也有一些烦恼。

异地领取养老金,让张春芳感到麻烦。老家规定,向异地居住人员发放养老金时,为避免冒领、错发,需要进行认证。在异地养老的退休人员,每年至少要认证一次,由养老关系地发出认证表,当事人接到表格后,去居住地街道社区社保中心审核认定。完成认定后,将其中一联交给办事部门存档备案,另外一份寄给当地养老关系管理部门,之后养老关系部门凭此发放养老金。如果这中间出了纰漏,还需要回老家办理。挺麻烦的。

幸好,广州市开展各种形式的“敬老”活动,以各种社区文化娱乐活动协助带娃老人融入社区;与此同时,广州与各地进一步简化异地

养老的退休人员认证,不让繁琐的认证扰民,让带娃老人能够更好地享受温馨的晚年生活。

看病报销,是老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“我医保在东北,在河北咋报?病了就得来回跑,太麻烦。”李秀芬说。听说政策已经支持医保异地结算的消息,她准备去打听打听,看看怎么办理。

王建国的情况比李秀芬简单一些:他没出省,而且知道政策早。异地结算政策的推广是先省内后省外,河北省内已经没问题了,身在秦皇岛,得病直接看,报销早不用回唐山了。

至于广州的张春芳,同李秀芬一样,面临医保报销方面的困扰。早些年,女儿女婿也曾经托人打听,能不能把老人的医保关系转到广州来,当然没有转成。现在有了异地结算政策,一家人准备赶紧“赶上这班车”。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(据《人民日报》)